

编者按:今起刊登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、作家张炜的系列文章,这是一组作者对传统文化发掘和反思的最新成果。在作者看来,陶渊明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精神符号,在此之下更隐藏着可以医治“现代病”的巨大能量。

魏晋是一片弱肉强食的“丛林”。作为生存的“丛林法则”,它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每个阶段都是存在的,自古至今并没有多少本质的改变。社会文明就在与这种法则的艰难对抗中一点点成长,非常缓慢。在现实生活中,小到人际关系的勾心斗角,大到战争,皆为这个“法则”直接或间接的体现。而战争是这种“法则”的极致。人类的“文明法则”可以限制“丛林法则”,古今中外所有社会的演变史与发展史,不过是两个“法则”的斗争史。只要人类还想生存下去,也就必须强化自己的文明,这是一个存在的基础。

中华历史上,将“丛林法则”演绎得这样淋漓尽致,超过魏晋时期的还不多,大概只有春秋战国时代可以作比。它基本上是野蛮和血腥的较量,没有太多的正义可言。无论是民族之间,权势集团之间,朝野之间,大都是一种搏杀和吞噬的状态。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入侵百试不爽,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更强悍也更野蛮。

中原统治集团是农耕文明的产物,这种文明相对成熟稳定以至于衰老下去。一种文化、一种制度和一种政治设计,它一旦苍老就会百病丛生,变得羸弱无力,然后一天天烂下去。它的内部一定是奢侈腐败的,而且无可救药。这

样一种文明,一旦面对外族的铁蹄践踏便毫无抵抗之力。所以一个统治集团往往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,瞬间崩塌。农耕民族以田间生活为基础,人性特质本来就

与原野纵横、大漠驰骋的那种强悍和生蛮有巨大反差,遇到后者的挑战往往要处于弱势。那时的中原帝国表面上壁垒森严,等级有序,文治武功,很像一个“大国”,实际上早就衰萎不堪,已经快崩塌了。

从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:外族善骑射,彪悍骁勇,攻城掠地,战无不胜。他们进入中原抢夺财富和女人,运往荒漠;有时佯装败北,诱导中原大军跟进,把对方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,然后就开始狩猎般恣意折磨和屠杀。汉民族几乎所有大战役的失败都不在中原境内,而在荒漠深处。这种战斗形式无数次地重复,直到大炮等火器发明之后才多少改变了这个局面。

魏晋的知识分子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片“丛林”里生活。他们陷入内忧外患之中,恐惧,痛苦,挣扎,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保存个人的生命,因为失去了生命,一切便无从谈起了。他们有呻吟,有呼告,在这个时期留下的思想痕迹必然深重。比如“建安七子”、“竹林七贤”,都不是偶然出现的。在这样一个不可抵御的“丛林法则”面前,知识分子犹豫的时间已经不多,了他们必须尽快和果断地做出自己的选择。

也就在这样的时代格局中,我们看到了陶渊明。



松浦笔记

真正的追星是不顾死活的,哪怕追与被追已是阴阳两隔。

那天,乌镇细雨蒙蒙,这里是木心的家乡。木心是谁?对,就是那位写《从前慢》的诗人——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/车,马,邮件都慢/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”。羊年春晚,

光明磊落的隐私

舒曼

刘欢的演唱把木心带进了大众视野。但作为多才多艺的艺术家,木心的魅力远远不止这些。

那天,从40后到90后,从新疆到香港,各地读者追随而来,只为了看一看西栅新开的木心美术馆,然后和馆长陈丹青聊一聊木心。

和一般追星族的聚会不同,这个会场没有热烈奔放的气氛,有的只是安静规矩,还有紧张着涩木讷虔诚。几乎每一位发言的读者,开场白都会说一句:我好紧张。为了松缓气氛,陈丹青说了个花絮,有一次,木心的老乡,前辈作家孔另境的女儿(上海女作家孔明

珠)去看望木心时,说了一句:“见你我好紧张。”结果木心答道:“你紧张,我也紧张。”陈馆长话音一落,大家都会心地笑了。

聊自己的挚爱,哪怕是挚爱的作家作品,确实是一件蛮隐私的事,但每一位抢到话筒的,依然在陌生人面前袒露了心声。他们说给他们勇气的,是木心那句名言:“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。”

他们和木心作品的相遇都有着很个人的方式。曾经是知青的一位50后说,几十年来,她的心一直在流浪,直到看到木心的作品,才觉得找到了精神家园。而一位主妇说,和丈夫吵架离家出走后,治愈她的是木心的作品。有一位小伙留着一头海涅般的长发,着一袭黑色的风衣,有次他碰到了一位女孩,他们之间最初的喜悦是:你也读木心!你是画画的!后来他们走到了一起。当小伙把女友从座位上拉起时,全场都飞扬起幸福的表情,陈丹青也忽来灵感:你们的婚礼就在木心美术馆办吧!

除了多部诗文学作品外,木心影响最大的出版物有《文学回忆录》和《木心谈木心》,前者教人如何读书,后者教人如何写作。这是不少年轻人把木心尊为导师的缘故。提到对木心的感恩,来自宁夏的读者引用了一段典故——俄国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曾在契诃夫的故居感叹:“我觉得生活太无情了,它至少应当让少数人,即使永生不死,至少也能活很长时间,好让我们始终感受到,他们给人类带来幸福的手,按在我们的肩上。”他说,“我来到先生的故居和美术馆,也有同样的感觉。”他自称很怕在众人面前说话,但最后还唱了一首民谣,周云蓬的《随心所欲》。歌声出人意料地诚挚动听。他说一想到这是献给先生的,就有了

京华咏春

郑福田

春迹

一旦春来,风襟雨带。胡琴洒洒,细柳柔柔。明日花深,正可期而待也。当时踪迹未茫然,雨带风襟又一年。过眼星流青鬓减,如眉月小碧云骈。胡琴解奏同心曲,海国能行上水船。明日春深花渐美,共看细柳舞连钱。

春献

在朝则建言立策,在野则奉曝献芹。佳气所钟,四时正运。载获载积,供我民人。朝献明珠野献芹,京华正气炳龙文。策迎海运三峰立,心系民生九脉分。菽稻万廬期大获,羊牛八百看中群。等闲莫负春光好,笔底鸣雉别样欣。

春行

城北城南,日新月异。柳眼云梢,万象更新。边鄙春迟,也来春



雪,兆丰降瑞,其乐融融。

早行城北晚城南,景物新开近未谙。柳眼才扬双点绿,云梢便卷一天蓝。桑柘有备兼时雨,逢路无忧只旧谿。遶道丰州花发晚,昨宵春雪暖春潭。

春祝

农历二月二日,俗有龙抬头之说,适逢赵丽宏兄华诞,因以贺之。丽宏兄有陶谢襟抱,具人情情怀,系念文化传承,关心谭梁居处,令人感佩。兄居江南,福田居塞北,雨燕风驼,均是人间佳气所在。而持兄著作,朗吟一过,觉天地间万象澄明。

春龙二月早抬头,况有歌诗入胜流。陶谢襟怀开玉屑,谭梁居处忍荒丘?怜君雨燕潺湲水,顾我风驼浩荡舟。为报人间佳气在,一编读竟上高楼。

胆量。

时间过半,发言的人依然紧张、羞涩,但这种紧张和羞涩却给场内带来了一份安全感。因为,这才是真爱的验证码,是读者提到心仪作者的百感交集。恭敬虔诚的年轻读者让理想国出版社和陈丹青都觉得意外惊喜,之前,他们多少有些以为年轻人是来凑热闹的,没想到他们的阅读自发而认真。

木心生前和好友董明曾有过“文学一家人”的对话。董明说:“文学一家人”按当下的后现代术语叫作“想象共同体”。我们虽然不在一起,甚至未曾谋面,但在想象的世界里有着共同的价值和追求,这使我们成为共同体。

而“共享”的快乐也是木心生前推崇艺术的理由,他说过“我们有共享的心理诉求。你画完一张得意的画,第一个念头就是给谁看。人一定是这样的。权势、财富,只有炫耀,不能共享,一共享,就对立

了,一半财富权力给了你了。情欲呢,是两个人的事。比下来,艺术是可以共享的。”

因为对“共享”的渴望,好几位读者现场朗诵了最喜欢的木心的诗,还有,他们自己的诗。

最后一位读者的发言也是以诗结尾的,那位淳朴的山西青年念道:你这个俏皮的老头/怎么能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/你从哪儿得知我心底这点隐私/还这么光明磊落地说出来/我听你的/把画画还给画画/把文学还给文学/把自己还给自己。

读者会如此结尾,相信木心的在天之灵也会欢喜,他曾经说过:“最美的友谊,是两人互为作者和读者的那些时空。”



三月,春寒料峭。由于众弟子的造访,沉寂的居室热闹起来。饭后茶余,我取出近日《新民晚报》,指着一

条新闻请他们阅读。这是一条简讯,介绍一位临床药师开发了医疗风险药物版系统,用来审查药物、病人、疾病之间关系,并建立“智能化用药监控警示互动系统”,与医师对接交流,以便改正用药错误。这位临床药师,就是同济大学附属东方

医院的主任药师翟晓波。众弟子读完后都说:“这发明好,避免用药失误,保障病人健康。”我告诉他们:不但认识此君,还教过他语文,是他的班主任。40年前,他九岁,读三年级,学习成绩并不突出。听我如此一说,屋子里立马沸腾起来。随即我取出一本泛黄的簿子:“这是翟晓波小时候的作业本。”大家凑过来竞相观看。“贾老师,”小徐校长急切地央求,“快跟我们说说这作业本的故事……”

我一边翻着作业本,一边介绍起当年上课时的情景:1976年10月,“四人帮”被粉碎,我走出“牛棚”,登上讲台。学校“革命委员会”让我担任三年级2班班主任,兼教语文——翟晓波就是这班的学生。多年不翻教科书了,凑合着为学生授课,一直把这班孩子送至毕业。记得,我每每上课,总要花点时间,对学生进行单项读写训练。或“默写词语”,或“听写句子”,或“给文章添‘小尾巴’”(续写),“给文章起个‘名字’”(命题),或“让作文和自己一起长大”(扩写),“给‘胖作文’‘瘦身’”(缩写)……学生每天练习,我每天批改;我每天讲评,学生每天订正。孩子兴趣盎然,我亦乐此不疲。翟晓波的作业本记录下了那一段学习历程。我还鼓励孩子写日记。要求不高,但要真实。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,三言两语亦可,只要读来有趣就好。读着孩子率真的话语,看着学生稚嫩的字迹,读眼里喜欢。有一个孩子写的那一段话,至今还依稀记得:“爸爸的脸上长着密密麻麻的胡子。每天早上,他都要对着镜子刮胡子。每当他刮胡子的时候,我总会想起老师教给的诗句:‘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’”

众弟子听了,都笑了。“那么,您是否留下每个孩子的作业本?”小钱校长问。“不是,有选择的。凭我经验,一个孩子考分不一定很高,假如他自小酷爱读书,喜好发问,不怕吃苦,乐于助人,那么,长大以后很可能在事业上会有所建树。”顿了顿,我接着说,“我会悄悄地将其作业本、发言稿、照片及至保证书等一并留着,静候着他长大以后带给我喜讯。事实证明,被我看好的孩子,成人以后干出点名堂的还真有不少:当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,被世界著名大学聘为教授的,成了德艺双馨的医师、理发师、建筑师的,还有名噪一时的电影演员……翟晓波也就算上一个吧!”

我将作业本的复印件分送给大家,感叹地说:“这本作业本也该物归原主了。”

送走客人时,叮嘱了大家一句:“做教师的,心里要始终装着每一位学生……”



我的世界 (版画) 廖扬

去年10月间,突然接到朋友李野墨发来的一篇短文,题目叫《老情书》,问我感不感兴趣。这是一段很特别的文字,通篇是一位母亲“训子”的话。说是哪出戏里的“独白”吧,它并不像人物独自在说心里话,它是有对象的,对象就是她那儿子;说是剧中的“对白”吧,那个说话的对象又是不开口的。发给我这篇文字,是要干什么呢?

野墨后来告诉我:一位原先在央视工作的女主持人曾恬,正在策划一台朗诵会。朗诵会名字就叫《一段》。她从平时积累的中外诗歌、散文、戏剧片断中挑选出很多篇章,内容都是不同人生活中的“一段”。这也就是朗诵会的主题了。她把这台演出称作“声音剧场”。

为做成这样一台朗诵会,曾恬毅然离开了央视,自筹资金、组班子,寻找作品和合适的演员,还从各位作者那里买来版权……足足筹备了半年!这个《老情书》,也是《一段》中的一段,是一位曾是知青的退休老人教训儿子对待恋爱、对待婚姻、对待生活的一段肺腑之言。他们觉得适合我来说,就找到我了。

我被曾恬这种为实现心中的愿望,不惜放弃金饭碗、白手起家闯世界的精神所吸引;也为她还未曾谋面就给了我这么大的信任所

感动,也就没考虑更多,还没闹清这是怎么个“一段”,就接下了这个活儿。

到了北京才知道,这并不是我以往熟悉的那种形式的朗诵会。策划人租下了一个四百观众座的剧场;舞台上搭起了一个占据整个台宽、有二十级台阶的白色大阶梯,每一段的演员根据朗诵内容出现在台

在北京的“一段”

曹雷

阶的不同位置上,还可上下走动;每一段朗诵,都配以渲染气氛的灯光变化和音乐,甚至有的段子还配上效果声;朗诵的作品有诗、有散文、有对话、有自述,还有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:“生存还是死亡”。演员有职业主持人,有电台播音员,有配音演员(我也算吧),有广播学院的学生……因此,这一台朗诵会的风格也是丰富多彩各不相同的。

北京那位曾为译制片《铁娘子》中的撒切尔夫人配音的资深演员廖菁,朗诵了台湾女作家龙应台作品中的一段,把一个女儿与她那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的对话表现

得活龙活现;央视的主持人徐俐,坐在白色台阶的最高层,生动地对观众讲述了一段自己和爱人去西藏“转山”的亲身经历;还有同一首爱情诗由两组不同年龄段的演员来朗诵,表现了人生不同的“一段”……

这场别开生面的朗诵会,充分运用网络作宣传,用多种形式公开售票。虽然选在一个新建不久的剧场,比较偏远,靠近玉泉山,却连演三场,基本满座。现场观众反响热烈,每段朗诵结束,都有热烈的掌声。演员最后谢幕时,观众还欢呼起来,场场都让策划人曾恬激动得眼泪汪汪。

演出结束以后,我回到了上海,听说北京的演员们还举行了和观众的见面会,座谈了看演出的感受。

参加了这样一场朗诵会,虽然我只有“一段”,但是感受多多。我想,朗诵,过去曾被人说成是没有多少艺术含金量的“大声说话”而已,但是,只要是用心去做,创造性地去做,把朗诵当作一种最容易贴近观众的艺术去做,同样可以有生命力,可以赢得观众的心!

十日谈

漫谈朗诵艺术

明起刊登一组《档案文献遗产》,责编:徐婉青。